

精彩纷呈的留学生活

对于从没踏出国门的青少年来说，异国的校园生活永远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。

本书作者黄诗倩踏上异国之旅时，才14岁。在国内，不少14岁的少年还过着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，甚至连书包鞋袜都得靠父母帮忙整理，而黄诗倩却已开始在异国他乡的独立留学生涯。

紧张的学习之余，黄诗倩写下这些异国的精彩片断。九年级，国内的孩子才上初三，在美国，已经是高中一年级。黄诗倩读九年级时，恰逢国际马拉松比赛在纽约举行，她得以有机会在赛场上做义工，因而有了一份充实的体验。才读九年级，她就敢问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旁听席位，虽然未能如愿，但是那种精神的确是可敬可叹的。她还参加校际啦啦队比赛，跟不同国籍的伙伴们一道，一举夺得第三的佳绩；学习之余，黄诗倩还跟同学们一起到纽约市中心的歌厅去嗨歌……

这么看来，黄诗倩的留学生活的确是丰富多彩的。她不但身体力行，还用生花妙笔记下这些生活片断。这些精彩的描述，对于国内少年肯定具有巨大的诱惑。不管你是多大年龄的读者，读了黄诗倩的文字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深受感动。

不信，你试读之——

哥伦比亚大学的迷人风景

你知道吗，哥伦比亚大学，是美国的常春藤名校，稍稍有点“野心”的外国留学生，谁不想一睹她的风采呀？我是个幸运儿，早在今年 1 月，我就被生物老师选中，去旁听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课程。一听到这消息，我心里好兴奋！从小，我就梦想着上名牌大学，如今，来到美国才一年就有机会接触她，我真是太幸运了！

我原以为，只要被老师推荐就可以去了，后来才知道，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要考试合格才能进去的！

这个免费提供的课程叫作“Science Honors Program”（关于科学的优等生课程），只开放给离哥伦比亚大学半径 75 英里以内的高中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就读的 EF Academy 高中



符合条件。它是免费的，其中分好多不同的研究项目，例如，天文学、人体学、心理学，还包括数学比如奥数等。这些是专门设计给那些对数学或科学有兴趣的高中生，以帮助他们拓展知识。如果考试通过的话，那么，从9月份开始，这些学生就得牺牲掉每星期六早上的时间去这所大学上课。

当哥伦比亚大学寄给我关于这项课程的信函时，我激动不已，反复地读了又读，真不敢相信我手里竟然握着来自哥大的邀请函，总有一种已经考上这所大学的感觉呢，哈哈！因为要考试，我还得预先在网上申请入考证。这项工作并不容易，为此，我下了很多功夫，自己写了简介，又请生物老师帮我写推荐信，之后还向 counselor（直译是“顾问”的意思。美国的高中没有班主任，顾问是专门帮你解决学业上的难题的，在学生申请大学时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）要了我的高中成绩单……

由于我是九年级学生，目前只能选一个科学。即使我在 EF Academy 高中生物班的表现优异，可是我知道，这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还要考物理、化学和地球科学啊！这些都是我在中国没怎么接触过的。以前在国内，我读的是一所国际学校，压力并不大，这些科学的小分支都是混在一起的，以至

于我们书的封面上只写着一个“Science”。在这种混杂的情况下，我也必然掌握不好所有领域的知识。听到要考这么多科，我都要晕过去了。瞬间觉得自己在生物班上的好成绩都算不得什么了。就凭这点，Jerry 和 Linda（跟我同班的两位中国学霸）明显比我有优势。有时候，即使他们在用中文聊化学、物理，我都听得一头雾水，这下可看出我的真实力了！因此，这次通过考试的信心被自己大打了折扣。

我的生物老师人特别好，她特地腾出时间，帮我们恶补其他科目。就算知道自己几乎没有希望，还是觉得能学多少是多少吧！每堂课，我都会准时出席，课后也会很努力地复习。不得不说，在 EF Academy，要完成平时的学业就已经够忙了，现在又加上读不完的资料，简直要崩溃了！

一天下课后，我去跟生物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已经完成了一切网上申请的程序，考试费（30 美金）也交了。”

“很好。”老师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“哦，还有，我选了 3 月 28 号去参加考试（一共只有两个日子，另一个是 4 月 25 号），因为我觉得在春……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老师的脸突然一沉，问我：“为什么选 3 月 28 号？”

我对老师提出的问题感到诧异，于是解释道：“3 月 28 号



是春假嘛，为了不影响平时的学业，我就决定选这天啦！”

我觉得自己这个决定非常明智。

“可是，这样你不就没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学习其他科目啦，我讲的时候，你没听到吗？”老师这句话提醒了我：对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？真是笨死了！老师看着我沉默了好久，说：“现在，你只能去找你的顾问了，让她联系哥伦比亚大学，看看能不能改日期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快快不乐地回答。

为了去改这个考试时间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不断地去找我的顾问，让她联系了又联系，什么语音留言、发电子邮件，都试过了，却始终没有回应。最后，顾问拿着我的手机，代替我发了最后一封邮件。终于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有一天，我收到了回复。我满怀期待但又极其紧张地点开它。读了邮件，我脸上浮现出失望的表情——不能改日期。我低着头去找老师，本来以为老师会指责我，没想到她竟然平静地说：“没关系，反正九年级学生考过的希望非常小。要是有哪个人考过了，那他就是天才，你这次就是去体验体验，别太放在心上。不过，就你一个人选了这天，学校又不负责送你，所以那天你只能一个人去哦，自己想想办法吧！”

听完老师的话，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。原以为错失这次机会很可惜，但当老师那么跟我说了之后，我释怀了。既然考过的几率很低，那么，选在哪一天考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看来，老师告诉我的是好消息，不过，一个新问题又出现了——那天怎么去哥大呢？

因为在春假，很多朋友都去四处旅游或回家，而我又经常去纽约，对那里极不熟悉。老实说，我连火车票都不会买，到时候我该怎么办？算了！这种烦心的事情我还是别想了，等快到的那一天再说吧！

之前，我跟一个中国朋友商量，打算直接打车去校区，关于车费，我没问过，但用膝盖想想都知道，那一定是天价！怎么办，我也只能认了，到目前为止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

3月28号是星期六。26号，也就是星期四，下午，下了法语课，我跟一位德国同学 Lorenz 一起去食堂吃晚餐。在餐桌上，我们聊东聊西，不知不觉地，他就问到我周末要干什么。

我说：“周末，我要去哥伦比亚大学。”

Lorenz 惊叫道：“酷耶！去那里玩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去那里考试。”

“考试？什么意思？”Lorenz 很不解。我跟 Lorenz 简单地讲了讲要去哥伦比亚大学参加 “Science Honors Program” 入学考试的事情。

“哦——那你到时候……怎么去啊？”Lorenz 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坐计程车去吧。”

“什么？坐计程车！那不贵死？”Lorenz 夸张地张大了嘴巴。

“是贵啊！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我叹了口气。

“我带你去吧！”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Lorenz 的一句话让我愣住了。

“我说，我周末可以带你去，反正那天我也没什么事。”Lorenz 的话很平静。

“坐火车吗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！我对纽约最熟悉了，有事没事，我就会去那里走走，所以放心吧，我会带你去哥大。”

Lorenz 上网查了一下星期六的火车时刻表，拿给我看，说，“现在，我们有两个选择：一个是坐 7:54 的这班，或者是 8 点多的那班。”

Lorenz 是大家公认的“纽约通”，他动不动就会一个人

在周末跑到市里去，在那里乱晃乱逛。有时候，他还会开玩笑地说：“我要跟纽约结婚了！”可见他对这座繁华城市的热爱！至于他对那些交通工具以及对纽约市的熟悉程度，是任何人都不容质疑的。

我说：“我们最好坐 7:54 这班车，这样时间才比较充足。”

Lorenz 点点头：“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那就这班吧。”

“可是，我会在考场待三个小时耶，到时候你不会无聊吧？”

“Cherry 啊，我每次都是一个人去纽约的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有的是事做，是不可能无聊的！”

“我当然相信你啊！问题是你起得来吗？我算了算，我们那天大概要 7 点钟起床，7 点半出发去火车站哦！”

“没问题的啦！” Lorenz 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“好吧！那就这样敲定喽！谢谢你啦！”我终于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啦！不过，一切都来得太快，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样安排的可靠性。

星期六早上 6 点半，闹钟响了。对于今天如此精彩的行程，我充满期待，也明白它的重要性，万万不能出差错啊！于是，我一丝赖床的想法都没有，一听见闹钟响，我就兴奋地从床上爬起，先煮上两颗水煮蛋，再去洗漱。等我准备完毕，

已是 7:25，我打了电话给计程车，司机让我们给他 15 分钟。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可我只有这一个司机的电话，也只能苦巴巴地等了。打完电话，我又发短信给 Lorenz，想打探一下他有没有起床，没想到他很快就回复我：我已经在大厅等你了。看到他的短信，我一下子急了，赶紧收拾好东西，就在我要出宿舍门的那一刻，司机打来电话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可能会迟到 20 分钟。”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20 分钟，火车早就走了！我闷闷不乐地跟他说：“那没关系，你不用来了，我会叫其他计程车的，谢谢。”

一挂下电话，我就直接打给 Lorenz：“我打电话给计程车司机，司机说他要迟到 20 分钟，所以，你可不可以先叫别的车啊，谢谢。”

“嗯，我会的。” Lorenz 回答。

不一会儿，我到了大厅。看到 Lorenz 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等我，便把我一直握在手里的一颗水煮蛋送给他。

“谢谢，我已经叫了车，他说给他五分钟。”说完，他就跑到一个垃圾桶旁边去剥鸡蛋壳。

“哦，太好了！”听到只需要五分钟，我松了口气，终于有救啦！

可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那个司机一直不见踪影。我们已经站在窗前等了10分钟，我变得焦躁不安：“那个人怎么还不来，都这么久了。”

“我来打电话给他。”Lorenz说。

我能清楚地听到从电话里不断传出的“哗哗”声，却始终没人接。我绝望了，难道我之前的担心与怀疑都被证实了吗？

五分钟后，一辆打着“taxi”顶灯的车终于停在门外，我和Lorenz赶紧冲过去。已经7:45了，一坐到车上，我就焦急地说：“司机，可不可以开快点，我们要去火车站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我们赶得上的。”Lorenz在一旁保证着，我这才安下心来。我原以为去火车站要花15分钟，后来才发现其实只需要五分钟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催促司机的原因。

一下车，我们就跑向卖票机。Lorenz说：“我已经有了票，所以不用买，你买你的吧。”我不知道他“已经”有了的票是从哪里来的，当他正要到处去转悠时，我一把拉住他：

“Lorenz，我不会买耶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”我看着他的手指在机器上点来点去，快得我都没看清楚字，一张票就下来了。现在已是7:50，我好奇地把玩着这张票，跟Lorenz去暖气房里等火车。



早晨的天气还算不错，没有下雪也没下雨，空气非常清新，不过今天的风有点大，看到 Lorenz 只穿了件外套，不知道他能否耐得了今天的风寒。

不一会儿，火车就停在我们面前，我找到位子坐下后，就彻底放松了——总算可以好好地享受这“短暂”的舒适了。我带上耳机，听着音乐，嘴里还嚼着带来的面包。草草地填饱了肚子后，我本想跟 Lorenz 聊聊天，可他只是望着窗外，好像已经沉醉在外面的美景里，乐不思蜀了。我不好意思打断他，只得闭上眼睛小憩一下，对于要坐到哪一站，我毫无头绪，就全部交给 Lorenz 吧！

不知睡了多久，我被 Lorenz 叫醒了。定了定神，就背着书包，随着 Lorenz 走上了楼梯。我不知道这是哪里，也没有多问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出了火车站。一出去，刚好有一辆大巴停在我们面前，我探着头想看看号码，可是 Lorenz 已经往上走了，好像根本就没看这辆大巴的号码，我紧随其后，最终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。Lorenz 整个的表现完全证实了他对纽约的熟悉程度，什么标牌他都不需要看，只顾一个劲儿地凭着直觉走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像他这么独立呢？唉，那可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吧！

我坐在大巴上，挨着肩的是 Lorenz。他依旧是老样子：戴耳机永远只戴一边，总是忘我地盯着玻璃窗外一处处掠过的风景。我们座位对面是一个亚洲女人，她安静地坐着，时不时，我们还会不小心地对视一下，她的穿着打扮像是要去工作的。左边坐了一对夫妻，正在香喷喷地吃着汉堡包，尤其是男人，那嘴巴张得老大，他们肯定也是要去上班的，边坐车边吃早餐，节省时间嘛！车停在一个站，上来一个外国女人，她大声地讲着电话，从她的语气和说话内容听来，应该是在跟闺蜜聊天吧。

这是今天早上的风景：安静等待上班的人们，早餐的香味，大声讲话的阿姨，窗外一家家的店铺，上面挂满五彩缤纷的广告。这样的嘈杂与缭乱，一切的一切，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城市的“繁忙生活”。我是个留学生，住的学校更是“世外桃源”，所以不能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。但是，生活的脚步总是匆匆的，每个人都在为生计打拼着。早起赶上公车，在途中把早餐狼吞虎咽地解决掉，然后背着装满资料的包包去上班……这就是现实吧！让人一刻也不敢怠慢的“残酷”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同样的行程。我或许是住在郊区太久了，每次来市中心都有点不习惯，我努力提醒自己，这里才有着“真实”



的生活，一个充满危险与挑战的社会，刺激而又残酷。

车又停了下来，这次，Lorenz 站起来，二话不说下了车。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哪个站，像个跟屁虫一样紧跟在 Lorenz 身后。

“哥伦比亚大学到了吗？”我问。

Lorenz 回答说：“嗯，快了。”

我跟着他走上一条长长的阶梯，转个弯，眼前整齐的楼梯瞬间变成还没修好的水泥台阶，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人感到有点儿诧异。楼梯的尽头被一条铁链封了起来，只见 Lorenz 毫不犹豫地跨了过去，我也不知不觉地照做了。这真是通往哥伦比亚大学的路吗？我在心里质疑着。

一跨过那条“障碍”，眼前忽然一片明亮，我感觉自己像在一个天台上，一点目的地的气息也没有。紧接着，我们从另外一边的楼梯下去了——呈现在眼前的又是一条条交叉穿梭的灰色柏油马路。Lorenz 继续走在前头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感觉魂早就飞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地跟着他绕来绕去，在市区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百分之百地信任他，一路上尽量保持沉默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们走进一扇铁门。我无力地向前行，看

着脚下。

“到喽！”Lorenz 大声地说。我抬起头，惊喜地看着眼前的一切——是哥伦比亚大学耶！我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，不敢相信自己此时此刻所看到的，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踏进这所受全世界人青睐的顶尖大学！我变得很亢奋：“Yeah！我们终于到了！”想起一路上的奔波，忍受着寒风呼啸来袭，现在这一切，也是值得了。

现在才 8:40，我们决定先参观全校，浏览这所著名大学的风景。Lorenz 自觉地担当起解说员。

走了没多久，我们就看到今天要考试的建筑大楼——Havemeyer。原来你在这里啊，今天总算有着落了！我们继续向前走，绕过一个花园，一座狮子的铜像瞬时立在我们面前，它坚定地站在铜台上，很威武，但又不让人感觉到凶猛。它精致的雕刻，纷披的鬃毛，坚定不移的姿态，全身上下都深深地吸引我，我忍不住请 Lorenz 帮我拍了两张照。这座铜像至今让我难以忘怀，我爱它的精雕细刻，爱它的神态，也爱它身上蕴含的精神。

我仔细观察周边的环境，毕竟这所大学建立了一百多年，校内大部分建筑物都显得很古老。不过所谓的“古老”并不

是指它陈旧，而是让我们看到一种“永恒的美”。这些建筑物看上去非常结实，几乎都是橘红色的，有些墙上还会雕刻上富有宗教气息的历史人物。整个校园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回到了许久以前，一个纯朴、科技还不发达的时代。这样一所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学，让我们能够安静地欣赏与思考，再加上校园的宽阔，貌似一个与世隔绝的“安宁世界”。

我们继续悠闲地向前走。突然，一个显眼的庞然大物立在我前面——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。它整体的设计再现代化不过了，外部是由透明玻璃镶嵌而成的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陈设。它跟其他建筑物给我的印象截然不同，让我这个沉醉在历史里太久的人乍看之下不大能反应得过来，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。不过仔细想想，有历史，又有追随着社会发展脚步的证明，这样突兀的结合反而让它显得更有特色。

接着，我们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，它应该是这里最大的建筑物了，真不知道里面到底藏了多少书！抬头仰望，屋檐下列了一排古代学者的名字，比如：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，古希腊的先哲亚里士多德，等等，真实地展现了这所大学对他们的敬仰与崇拜。我们知道，古希腊出过很多伟大的学者，所以看起来，这所图书馆的建筑风格都有点像希腊的帕特农

神庙。我正想进去看看，Lorenz 拉住我说：“你没有 ID 是进不去的。” Lorenz 看到我眼神里透露出一丝淡淡的失望，便安慰我说，“不过你还是能进到大厅看看的，想要真正进入图书馆内，是会被保安拦下的。”

“好啊，我就想站在大厅里看看，走吧。”

一进去，即使只是站在进口处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这里跟皇家宫殿一样金碧辉煌，就连管理员坐的柜台也很气派。我完全被迷住了，我问 Lorenz：“你确定我真的不是来到一座宫殿吗？”进口处，台子的左右两边各摆着一台感应机，要刷了卡才能进入馆内。

“走吧！”Lorenz 摇了摇我的胳膊，我才清醒过来，看到门口的管理员一直盯着我们看，我有点尴尬，连忙掉头出去了。

我们接着走到一个“著名景点”——哥伦比亚大学的“前”图书馆，尽管上面还写着“THE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”，但是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办事处了。在长长的阶梯中间放着一座雕像——ALMA MATER（拉丁语的意思是“养育生命的母亲”）。她是美国雕塑家丹尼尔·切斯特·弗伦奇 1903 年的作品。这位“母亲”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双腿上放着一本翻开了的圣经，她双手高举，